

平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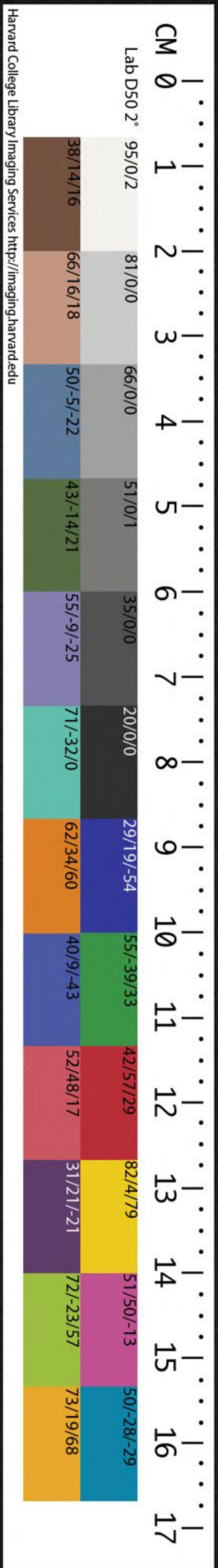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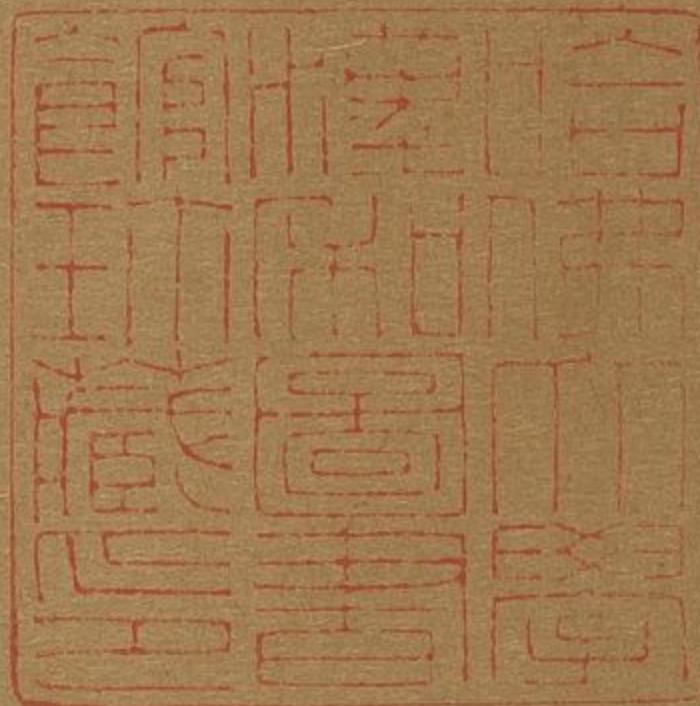
卷一百五之九



13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晉書卷一百五

載記第五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石勒下

太興二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
賜孝悌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
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
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官署從事中郎裴憲叅

軍傳暢杜嘏並領經學祭酒參軍續咸庾景爲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爲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羣劉謨等爲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稽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

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茲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爲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爲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塋令如本俗孔萇攻邵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爲石季龍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爲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等三百餘人復

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沱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鴛十餘營萇不設備鴛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八佾之舞爲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卓旗禮樂備矣使石季龍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送妻子爲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季龍攻豹豹夜遁季龍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士族者三百戶于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翊曰夫人君爲令尚望威行天下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爲是何人而不彈白耶翊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季龍擊託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千餘萬勒清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爲左執法郎孟卓爲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

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
汪帥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產三
男一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爲三
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
匹石季龍攻段匹磾于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
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襯出降季龍送之襄國勒
署匹磾爲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鴛亞將衛麟爲左右中
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
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
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

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爲寇乃下書曰祖逖屢
爲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
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趙他感恩輟其寇暴逖
聞之甚悅遣叅軍王愉使于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
厚賞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答
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
德殿井木斜縮斬于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
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
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叅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
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又得一

鼎容四升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
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
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匹一千二百下絹八
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
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
翁仲二千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
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斬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惡
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
報謝自是兗豫間壘壁叛者逃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
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

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地迭相歐
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
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
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
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
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
復釀者尋署石季龍爲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
粥于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
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領中領軍遣

季龍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
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于勒拜鎮南
將軍封列侯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
尺樓自上操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剗而食之坑龕降卒
三千晉兗州刺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內
史孫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兗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
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
爲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
弘卽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
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

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
急召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已遂弗敢請無
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
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寇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
于鄴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
勒境內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
屯于豫州有關關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
矣又遣季龍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
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季龍進兵圍廣固
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呂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爲征

東將軍擊羌胡于河西左軍石挺濟師于廣固曹嶷降
送于襄國勒害之坑其衆三萬季龍將盡殺嶷衆其青
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徵將歸矣
季龍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
盡陷勒司馬刺史石生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
尅進寇襄城俘獲千餘而還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受
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叅軍
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
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
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

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寇
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寇蘭陵又敗彭城內史劉續東
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蕭誕以郡叛降于勒勒親臨大
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
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
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
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
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資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
兵會石瞻于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于泗汭石生攻
劉曜河內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

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爲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克等循行州郡核定戶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寇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

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勝襲殺并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脊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龍攻劉曜將劉嶽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嶽送襄國季龍又攻王勝于并州殺之李矩以劉嶽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

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檢察營衛齎帛金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旦召假以爲振忠都尉爵關內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勒旣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程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爲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

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剋遂寇遼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闔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降于勒晉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縣爲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爲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在平令師權獲黑兔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爲勒龍飛革
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兔陰精之獸玄爲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
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
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陽都尉董幼叛率襄
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
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
萬餘戶劉曜敗季龍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
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
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

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久
支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
出於是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
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
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
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
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
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
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
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

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竭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閭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勅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邃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覲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

上邽遣季龍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
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告屬城諸
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渴讜言也季龍尅
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
勒季龍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尅之俘獲數萬秦隴悉
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勒徙氐羌十
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旣隆祥符並萃
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季龍等奉皇帝璽
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
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

其妻劉氏爲王后世子弘爲太子署其子宏爲持節散
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于封秦王
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爲輔國將軍南陽王中山
公季龍爲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
城王以季龍子邃爲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
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爲尚書
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爲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
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爲尚書
署參軍事徐光爲中書令領秘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
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

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叅議以趙承金爲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入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卽尊號勒乃僭卽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爲皇后又定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

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轡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馳勅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謀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遷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爲羌所敗隴右大擾氏羌悉叛勒遣石

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讎生乃賂擢與倚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產三男賜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荊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獸白鹿荊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匹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藉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爲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爲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勒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

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
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斬
列卿乎勒嘆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
忠乎向戲之爾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
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
氣也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
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
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
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山西
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
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
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投規模蜀
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
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爲南都置行臺治書
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
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
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以來無可比也其
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
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
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

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
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
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胤攻尅
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海虞
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襄陽
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電建德殿端
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
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
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
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

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爲變所以
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
或者以爲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爲之虧況羣神
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
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旣并州
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
臣王者不應爲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
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
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
爲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

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爲耳且子推賢者曷爲彙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于主相矣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

追戰于涅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脩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爲佐著作郎錄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錄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

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宮澍兩大降勒如其澧水宮因疾甚而還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卽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季龍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游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黑黃雲如幕長數十匹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

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然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內外百寮旣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歛以時服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內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號高平陵僞諡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

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
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爲
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召後鎮鄴勒
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
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悖悖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
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
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
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
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
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

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
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
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
已大雅冲幼宜任弼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
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忠輔幼主之日不得
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爲過懼也
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
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爲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
屬不可以親義期也杖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效陛下
酬其父子以恩榮亦以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

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
託瓜葛於東宮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
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
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
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
八州帝有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
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
應符錄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
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爲正朔

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
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
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
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
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
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
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
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季龍執弘使臨
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

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揆季龍僞固讓久而受命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立季龍娶鄭氏爲魏王后子邃爲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宣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爲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爲章武

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已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爲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內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

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尊弘母程氏爲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季龍留于遼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爲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瓚部衆二萬爲前鋒距之生統大軍繼發次于蒲坂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戰死季龍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于季龍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渭汭生遂去長安

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季龍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部下斬生于雞頭山季龍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爲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季龍遣郭敷及其子斌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氏楊難敵等送任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擾北地

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倚句大之後與斌夾擊
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爲羌所敗死
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季龍聞而大怒遣使殺
郭敖石宏有怨言季龍幽之弘齋璽綬親詣季龍諭禪
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
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季龍遣丞相郭
殷持節入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
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
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
恢于崇訓宮尋殺之在位時年二十二

張賓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瑤中山太守賓少好學
博涉經史不爲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
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爲中丘王帳下都
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
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
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
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筭無遺
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封濮
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

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
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
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
哭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謚
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
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
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
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晉書卷一百五終

晉書卷一百六

載記第六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石季龍上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故稱字焉祖曰匄
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年六
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
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

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
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
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
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
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
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
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
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
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
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專征之任

之在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
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
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
封為王邑萬戶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
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
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朝當矢石
二十餘年南擒劉嶽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越
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
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
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子弘羣

臣已下勸其稱尊號季龍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內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爲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爲司空韓晞爲尚書左僕射魏槩馮莫張崇曹顯爲尚書申鍾爲侍中郎閭爲光祿大夫王波爲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爲太子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瘦陶之柳鄉立停駕縣季龍徐州從事未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季龍遣府王朗擊之縱

并淮南季龍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惟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省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脩之倍於常度季龍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愨期等率荊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季龍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費縣俘獲而歸石邃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邃遂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

封芝爲宜城君季龍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尤甚之處差復一年季龍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季龍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季龍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季龍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輅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節乘輅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

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鍾虓丸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鍾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櫪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季龍大悅赦二歲刑賚百官穀帛百姓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弘美亦縉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先帝創臨天下黃紙再定至於選

舉銓爲首格自不清定三載于茲主者其更銓論務揚
清激濁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
永爲揆法選舉經中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
此詔書于令銓衡不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
率衆三萬降于季龍署鞠等一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
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
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
又納解飛之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
千億萬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
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而復爲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

又料殷富之家配飢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穀以助振
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
盪爲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
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絳之下穿伏
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
步皆漆瓦金鎗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
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
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
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
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倅禁郡國不

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誅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
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組繳上下季龍
試而悅之其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人勸季龍稱尊
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季龍惡之大
怒斬成公段于閭闔門於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
僭稱大趙天王卽位于南郊大赦殊死已下追尊祖劄
邪爲武皇帝父寇覓爲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爲天王
皇后以子邃爲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爲
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餘戶叛入黑
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

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
臣等謹按大趙水德玄龜者水之精也王者石之寶也
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
違輒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季龍
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恧然非所望也其亟
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內外皆不得表慶中書
令王波上玄璽頌以美之季龍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
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游
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宮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
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

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讎季龍荒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爲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邃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顏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而歸邃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邃邃怒殺其使季

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爲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爲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

驗赤眉信敬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
謚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黃帝建
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爲左右丞相龍謚爲左右大司馬
樂子爲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
而面色無異於生季龍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
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
李孟退奔易京季龍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
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
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遼季龍衆
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鮪代相張牧北

平相陽裕上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季龍
支雄攻安次斬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
雲山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謚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
使請降季龍遣將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
戰于密雲獲其母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特
真送表及名馬季龍納之乃遷其戶二萬餘于雍司克
豫四州之地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
爲鮮卑敦那所逐旣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
立乙回而還季龍入遼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
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于季龍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

及軍至令支甄師不出季龍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
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季龍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
尅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
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季龍怒
鞭之黜爲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尅甄遣子恪帥
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季
龍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季龍旋自
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于
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
俘徧於丞郎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靑州之衆

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
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使典
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濱又令靑州造船
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
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宰季龍曰此
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罪已之義
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以重吾之
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鞞金鉏黃鉞鑾輅九旒
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曰歸率衆戍長安一歸告
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季龍大怒追廣至而殺

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季龍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爲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季龍聞之驚怒方食吐餽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季龍以吏部選舉斥外者德而勢門童幼多爲美官免郎中魏奐爲庶人以其太子宣爲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楊北

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玄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季龍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攝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旣衣冠華胄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

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爲例以其撫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季龍下書曰朕在位六載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寮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豐國澠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爲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輒配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龍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

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于兗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龍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爲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爲失銓考之體而言之季龍責怒主者加真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季龍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塲慕容皝襲幽冀略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徵還賜徵士辛謚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爲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晉奔于季龍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

石君季龍不悅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
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
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
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
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
我遐荒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爲太尉
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
屯田張駿憚季龍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季龍初大
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季龍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
曰爲陛下之患者丹楊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無今斬

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業君臣延其
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尅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
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
悟討之未後也季龍乃止李宏旣至蜀漢李壽欲誇其
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季龍聞之怒甚黜王
波以白衣守中書監季龍志在窮兵以其國內少馬乃
禁畜馬匿者罾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以入于公兼盛
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
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備并朔秦雍嚴
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甲者五十餘人

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猛獸所害三分而一貝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季龍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雖天生神武雄據四海乾坤冥贊萬無所慮然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游雁葛陂之酷深願陛下清宮蹕路思二神爲元鑒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又自古聖王之營建

宮室未始不於三農之隙所以不奪農時也今或盛功于耘藝之辰或煩役于收穫之月頓斃屬途怨聲塞路誠非聖君仁后所忍爲也昔漢明賢君也鍾離一言而德陽役止臣誠識慙昔士言無可採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覽季龍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

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
尅之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匹
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
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
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獸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
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季龍大悅曰
獸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
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
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
人時祲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

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
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
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
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今申
扁有寵於季龍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
任季龍旣不省奏案宣荒酒內游石韜沉湎好獵生殺
除拜皆扁所決於是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
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
等十餘人與之抗禮季龍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
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

遼之子蘭降于季龍獻駿馬萬匹季龍以平西張伏都
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旣濟
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季龍雖昏虐
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
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宮燕公石
斌淫酒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
裁諫之斌怒辱賀度季龍聞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書
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法呵禁斌怒殺之欲
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季龍遣尚書張離持節帥騎
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十餘人建元初季

龍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于馬道南季龍
命射之無所獲旣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
令趙攬私於季龍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
季龍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爲使持節
侍中大司馬錄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
右衛上東宮置左右統將軍位左四率上置上中光祿
大夫在左右光祿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
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季龍曰今
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
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季龍如其言旣

而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
宣旨言於季龍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
房爲天子此殃不小宜貴臣姓王者當之季龍曰誰可
當者攬乂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季龍旣惜朗且
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季龍乃
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楷矢之愆霁斬之及其四
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
封其孫爲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尅而還黜農
爲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
乃滅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爲

首化以仁惠爲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
君臨萬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書蠲除徭賦
休息黎元庶俯懷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來變眚彌
顯天文錯亂時氣不應斯由人怨于下譴感皇天雖朕
之不明亦羣后不能翼獎之所致也昔楚相脩政洪災
旋弭鄭卿厲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羣變而羣
公卿士各懷道迷邦拱默成敗豈所望於台輔百司哉
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
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
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龍先是季龍起河橋於靈昌津采

石爲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
季龍遣使致祭沉璧于河俄而所沉璧流于渚上地震
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季龍恚
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
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
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
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聞政致敗殷
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
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
惟陛下覽之季龍不從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

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
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眈眈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
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于宣
頗預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子義
陽公鑿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
鑿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
之季龍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爲征西左長史龍驤將
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鑿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
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
季龍性旣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

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
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
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
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
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餘頭
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一等諸公
侯七十餘國皆爲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
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
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

色豪勢因而脅之幸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
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
者十二人皆爲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
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略盡宰守坐不
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因侍
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
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
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鞞游于戲馬觀觀上安詔
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
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

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脩道又訕謗
朝政季龍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
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
問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
天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
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剗
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
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
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
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
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有鬼兵百萬尚
未及脩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筆何其如四海
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衆望季龍省之不悅
憚其疆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晉書卷一百六終

晉書卷一百七

載記第七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石季龍下

于世

遵

鑒

由閱

永和三年季龍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璠相

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
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
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尅武街
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季龍又以
孫伏都爲征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
滅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
及季龍並貪而無禮旣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
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
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壩上
有趙簡子墓至是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

板厚一尺積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
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
始皇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
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
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
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
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季
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
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爲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
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

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季龍命司虞張
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
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
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
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
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
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
度驅圍禽獸皆莫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
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
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

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
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
皆號爲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
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
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得幸
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是相圖之計起矣麻
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陝敗之斬首二千餘級枹
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季龍自河以南氏羌皆降
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
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

楊杯牟成曰韜凶豎勃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爲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

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獼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又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官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

貴語訖便入科寢閣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季龍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鑱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紋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

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侍趙攬言於季龍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後韜也季龍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爲庶人貫嬪柳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

有寵于宣亦殺之季龍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喜

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傳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爲少傅季龍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內建元曰大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爲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旣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

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
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陰令胡人頡獨鹿微
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
率衆攻陷下辨逼張茂爲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輜車安
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
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
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
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
石苞時鎮長安盡銳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
如洛川季龍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張
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
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臯犢東
掠滎陽陳留諸郡季龍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中
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犢于滎陽
東大敗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
王龕拔其浦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
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
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
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領軍
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

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閣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季龍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

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昏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季龍亦死季龍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卽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爲鎮軍大將軍監中

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爲已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季龍之死屯于河內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旣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于季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衆至於季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遵次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者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

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尊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躍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

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之僭卽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世爲譙王邑萬戶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爲皇太后其妻張氏爲皇后以石斌子衍爲皇太子石鑒爲侍中石冲爲太保石苞爲大司馬石琨爲大將軍石閔爲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徧鄴城石冲時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

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復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弒自尊爲罪大矣吳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乎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季龍號其墓爲顯原陵僞諡武皇帝廟號太祖遵楊

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春
征北將軍褚裒率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爲南討
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進退屯廣陵陳達聞之
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
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
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
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勳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鉤去長
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季離斬之三
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勳苞
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勳遵遣車騎王朗

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勳爲名因劫苞送之于鄴勳又爲
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
之發季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旣而立
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往
閔旣爲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
高力萬餘人皆奏爲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宮
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
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
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準等咸勸誅之遵召石
鑿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季城

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使殺也鑿出遣
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
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
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鑿當
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鑿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
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祿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
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鑿乃僭位大赦殊死
以下以石閔爲大將軍封武德王李農爲大司馬並錄
尚書事郎闔爲司空秦州刺史劉羣爲尚書左僕射侍
中盧諶爲中書監鑿使石苞及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

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鑿恐閔爲
變僞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
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農鑿遣
石琨爲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
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
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
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鑿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
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
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鑿曰卿是
功臣好爲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

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之誅已也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于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爲已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爲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淦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奔于襄國麻秋率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騎千

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瓊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鑿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沉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誅李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李龍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季龍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季龍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

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季龍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絕人拜建節將軍徙封脩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季龍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鑿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闔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

請於是僭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
魏復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
母王氏爲皇太后立妻董氏爲皇后子智爲皇太子以
李農爲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爲
縣公封其子胤明裕皆爲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
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鑿死僭稱尊號
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
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
朝廷不答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
衍中常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

南蠻校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祗遣其相國石琨率
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祗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
敗琨于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
關張賀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
書左僕射劉羣爲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暹周成等
帥步騎十二萬次于黃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
蒼亭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
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鍾鼓綿亘百
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
清定九流準才受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

之爲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
太原王胤爲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爲麾
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切甚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
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爲土山地道築室及耕祗大懼去
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
琨自冀州援祗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
滎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
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
黃丘皆爲敵所敗士卒略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
至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

今疆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
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
出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
太白經昴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
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
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
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胤及左僕射劉琦等
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
李縑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
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飢

人相食自季龍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戶及諸氏羌胡蠻數百餘萬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

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于柏人閔命焚祗首于通衢閔兗州刺史劉啓以鄆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豫州牧冉遇荊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

黃赤色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爲應遂入襄國誅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率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

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及董閏張溫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鹿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

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中飢人相食季龍時宮人被食畧盡冉智尚幼蔣幹遣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旦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還鄴復命幹沉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聞璽已在吾處信卿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爲然乃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願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

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罷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僞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僞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祿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也蠢茲雜種自古爲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況乃入居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羣鳴鏑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

黨季子鑿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失
 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螳徒乘間煽禍虔劉我都邑翦
 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
 於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
 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咄魏武則風情慷慨
 近答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讐
 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
 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視氍毹襲冠帶
 釋介冑開庠序鄰敵懼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斯乃知人之闇焉季
 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梟心於狼性
 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畚鍤相
 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地
 戎狄殘獷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離隙自相屠
 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釁起於張豺族傾於
 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咎
 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羯
 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贊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嶽霧掩二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慝剽邑屠城始自羣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季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晉書卷一百七終

晉書卷一百八

載記第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
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
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
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

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
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
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
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
爲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卑
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魁
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
知人之鑒廆童叩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
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
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

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
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
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
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
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爲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
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疆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何爲
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爲鮮卑都
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

兵引見虜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虜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慚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虜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虜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虜又遷于徒河之青山虜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虜開倉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部虜親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虜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君

但爲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虜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讎實欲因而爲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虜子翰言於虜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

王杖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于諸侯虜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虜爲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虜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虜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虜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虜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

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虜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虜將軍單于虜固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虜刑政脩明虛懷引統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疑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

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奔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甄率國胄束脩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苾自以爲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苾意虜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信崔苾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旣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

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靖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苾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苾昨有使至於二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

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
皇帝王璽三組遣長史裴疑送于建鄴崔苾懼鬼之讎
已也使兄子燾僞賀鹿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
意也崔平州教我耳鹿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
曰汝叔父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燾懼首服鹿
乃遣燾歸說苾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苾
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鹿悉降其衆徙燾及高
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鹿遣衆擊
敗之裴疑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鹿監平州諸軍事安
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

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
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券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
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鹿遣甄襲之入
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鹿距之送其
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鹿鹿遣甄距之以裴
疑爲右部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
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
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鹿侍
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鹿
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

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曰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撫寧方夏勞心文武士馬無恙欵高仰止注情彌久王塗嶮遠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都不守奄爲虜庭使皇輿遷幸假勢吳楚大晉啓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踴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羣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蘇峻肆毒於後凶暴過於董卓惡逆甚於權況普天

率土誰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過荷朝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君侯植根江陽發曜荆衡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殆得極其暴竊爲丘明耻之區區楚國子重之徒猶耻君弱羣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越之種蠡尚能弼佐句踐取威黃池況今吳土英賢比肩而不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羯檄命舊都之士招懷存本之人豈不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哉且孫氏之初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雖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誠心乃忽身命及權據楊越外杖周張內憑顧陸距魏赤壁

尅取襄陽自茲以降世主相襲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
旰食不知今之江表爲賢雋匿智藏其勇略邪將呂蒙
凌統高蹤曠世哉況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勢促
其顛沛之危甚於累卵假號之彊衆心所去敵有釁矣
易可震蕩王郎袁術雖自詐僞皆基淺根微禍不旋踵
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矣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
昔曹參亦崇此道著畫一之稱也庾公居元舅之尊處
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權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
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繫心萬里望風懷憤
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

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
寇必滅國耻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
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
故遠陳寫言不宣盡虜使者遭風沒海其後虜更寫前
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
疏上侃曰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
興尅平崕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
禍結京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
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
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

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冠蒞國忠於
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
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
以羯寇翹首引領繫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
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
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畧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
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輔翼王室有匡霸
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
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
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槩代山南極冀方

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
近準漢初進封廆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
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廆得祇承詔命
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
也而廆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
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
心實爲國計侃報抽等書其略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
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
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

爲燕王一二具之未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虜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襄及僞僭號僞諡武宣皇帝

裴嶷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隸校尉嶷清方有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爲玄菟太守嶷遂求爲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旣達遼西道

路梗塞乃與開投虜時諸流寓之士見虜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爲羣士啓行虜甚悅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虜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則成擒耳虜從之遂陷寇營虜威德於此甚振將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虜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旣使至盛言虜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

臣之私誠爲厚幸願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崑還鹿後謂羣寮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爲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蓆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

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鹿也瞻固諫以爲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鹿鹿署爲將軍瞻稱疾不起鹿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繫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廩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廩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晉書卷一百八終

晉書卷一百九

載記第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慕容皝

慕容翰

楊裕

慕容皝字元真廩第三子也龍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學善天文廩爲遼東公立爲世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功大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廩卒嗣位以平北

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于厯皝亦不平之及厯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

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爲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岡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尅段遼遂寇徒河皝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

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皝自征遼東尅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弈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東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

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殺仁而還立籍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弈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耻無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弈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弈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

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弈攻宇文別部
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
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
水以爲勃援乙連飢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
遣將屈雲攻與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
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弈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
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位赦其境內以封弈爲國相
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驚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
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
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

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
爲邊患遣將軍宋田稱藩于石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
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
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
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令支怒皝之不會師也
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
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
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
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二萬餘級
築成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

遣其將麻秋率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進甄爲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甄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甄誅之季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尅進陷廣城甄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姿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旣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

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涓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何辭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爲

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鑒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讎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

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
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
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
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
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
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
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
有能履以不驕圖國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
中夏通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寧得
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
以數郡之人尚欲拜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
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曰
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
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
奏聽甄稱燕王其年甄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
釗遣其世子朝於甄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
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
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
不練之甄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
已車還以白甄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

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蠡螭塞，長驅至于薊城，進渡武遂，津入于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

麗王釗謂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入丸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利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皝，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爲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弈于盡，衆距翰。皝

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
翰曰歸之精銳盡於此今若尅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
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
前戰斬奔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孰開地千餘里徙
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德城行飲
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公
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
三分入私孰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
薄賦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
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

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
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
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
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
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
千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
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
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
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畧保全一方威以殄
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

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疆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邇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殮奉迎石季龍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特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

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于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

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獻款以貢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閉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重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

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雋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孰乃令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脩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

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
可以減也待尅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
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
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
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
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
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
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
一見于龍山皝親率羣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
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

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爲官
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
臨觀考試優劣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
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
子慕容恪攻高句麗南蘇尅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
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車襲扶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
五萬餘口以還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
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
以渤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爲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爲
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

孰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
麾孰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
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
雋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
雋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翰字元邕瑰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後臂工
射膂力過人瑰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
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
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

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
孰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孰躬自總
戍戰必尅勝乃謂遂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
以小小爲事燕主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
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孰蘭果大敗翰雖處讎
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
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
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
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

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
刀環追騎乃散既至凱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凱討宇
文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
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凱素忌之遂
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
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賜之市朝今
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尅
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
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榮
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
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
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尅薊城問
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比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
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
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
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汧曰仲尼喜佛肸之召
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

此况吾曹乎春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况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甄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甄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尅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

太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甄甄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甄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甄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甄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甄甚

